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隱逸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

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怡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髙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塗

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衰可喜慕者類于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

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待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

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

辛不詰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

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毦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駱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臝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

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

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

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之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為

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

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

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

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賛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為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隐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壓野

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
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與死免官歸素譽頓
衰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
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
后聞不悦出為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為侍
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
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

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為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懷州河内人父知敬善書隷武后時仕為麟臺少監友貞少為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為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宫名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

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禄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宫表以蒲車名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黄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兖州徂徠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强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廵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

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歴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沖垢皴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

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
元愷誚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
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
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
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為刺
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
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為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隠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

青曈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名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

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名拜太子賔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𨚫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令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名為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

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競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

託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名升内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

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名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

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歷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為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得其術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

祈禬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

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名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詼譎似方士㓮之不錄

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

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玄宗自為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廕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肅宗為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

書咸有可觀未始刋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惬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為寳天寳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宫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曽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為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名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為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為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

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于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為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説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

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
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㰂屩每垂釣不
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
布製裘嫂為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
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
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
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
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

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顔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為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

婁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
乃主耶命壯士捽殞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
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
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為監察御史以
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廷述睿少與兄充符弟克讓篤
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睿資嗜學大歴中劉晏薦於代
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名擢累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述
睿每一遷即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為常德宗立拜諫

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别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為史館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賔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驛

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勲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文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

言有僧得諸水濵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絶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

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
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
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
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
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
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
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
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

間祀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為娛山南西道節度

使鄭餘慶辟為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訪遺逸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摶游摶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

不少輟也文成竄鼠槀簏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壊舛必為輯褫刋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癯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説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

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乗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名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

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隱逸孟詵傳○舊書入方伎傳

潘師正傳貝州宗城人○舊書作趙州贊人

賀知章傳○舊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循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樸能官

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刬祓荒茶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後

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𤣥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徼無良羣臣化之草苛嬈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埀祀三百興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

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勲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

兹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

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

徇定蜀承制擢仁壽嶲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欵朝

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沓邊人苦之多叛去帝素聞仁

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嶲詔歲一按行尉

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

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賔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竇軌疾其功訹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

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朞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羡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内六州穀不登糇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羸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内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録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户免今年調

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為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

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内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擧政尤異遷髙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為門下録

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陽召羣臣議左右希意以為江左且望幸若廵狩勒石紀功復禹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陿不足奉萬乘給三軍吳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訕毁幾得罪而免為宇文化及所將至黎陽又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

政藻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徳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揺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戸叅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内附即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孰别部數梗邊素

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
立止受酒一桮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
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
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粇并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卒
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
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
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

起后稷至赧為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官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髙宗悅擢監察御史褢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勲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絀易吏肅然歛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内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柰

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為壁州刺史卒年
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鄴令年四十九世歎其
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盧從愿尚少
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頲其
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
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
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
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至遠子畲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鋒鋭雖厮豎一閲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畲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毁而卒

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籩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叅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嶲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

伯終兵部侍郎嚴善草隸為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貫為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髙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絶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為拊背扼喉計帝竒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廪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大鼎為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浩州刺史累

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檝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荆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

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戸部郎中族人黄門侍郎顗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

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顗不敢沮而紹卒誅

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為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寃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

乂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滹沱滱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寖洳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静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髙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没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寛惠人心懐向洛陽令楊徳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

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衰減始洛人為敦頤
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
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
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
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竇懷貞黨誅
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
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

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候中郎將
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會與執
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璽書嘉
尉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
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
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
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為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

軍所得禄估有贏輒入之官人以為尚名然資彊摯疾
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讁罰日數百京師無
貴賤舉憚之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
尊神仁會劾徙于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
七十八謚曰威
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突
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
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

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恵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辮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迓之后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詈且讓為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叚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更以禮遣歸道既還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夏

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太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為文以祭子賓庭開元時至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巂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

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
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
古得其枉為后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
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寛
之后意解得不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
脅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
而死與毁節以生孰愈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
亡而素尫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

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巂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没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

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舉落內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

云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
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
與清漳令嫣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為
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
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
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
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
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

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謙擢制舉授左拾遺内供奉為吏介而勤歷祕書郎始賓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為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懐玉同鄉長相善洎晚有隙掉訐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為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鬬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

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来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蓺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静居二十年田畝闢户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為上州

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珦越州會稽人實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

王皐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累遷副使皐卒軍亂刼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狥環棘廷中俾投所刼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珣下令止之修學宫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謚曰夷

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譽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為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鄘即所居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凡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為燹券召母歸之入為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

晛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
宗在東宮為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為太子晛以右
中護為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謚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顔
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
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
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
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
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

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隷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為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

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戞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貿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

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衞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廏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溉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太和中裴誼覲

察江西上言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
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
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
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
功于碑
子宙推蔭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玨表河陽幕府宣
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
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為副是時回

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寗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絶武州塞略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鐫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寗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寗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

九百九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畝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畝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畝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畝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為辦具謂之起盆後為解素喧呼疢鬬

宙至一切禁之還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龔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為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䘏使有指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劒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賛結酋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教曆招亡命聯蓬瀘嘉榮諸州詠蠻落揺亂根株磐熾

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強者署軍中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寛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使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祕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

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為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太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為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為劒南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因撫之潰虜膺腹不可失不省㑹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遷累司農卿京兆尹出為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猥稅人以為便俄徙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

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弟元龜為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賞下除袁王傅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
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
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
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
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
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
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
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

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

鬭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

主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

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

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李素立傳父政藻○臣酉按宰相世系表作政期政藻弟也

薛大鼎傳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為冀州○舊書作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臣酉按賈敦頤傳亦作瀛州新書自相矛盾

韋景駿傳司農少卿弘機孫○臣酉按弘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岳子景駿則景駿乃弘機曾孫也此云孫誤

總由以岳子景駿為二人皆餘慶子故以景駿為弘機孫也辨詳舊書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